



肖复兴 / 著

- 这是为孩子写的古典音乐简史
- 对于孩子的心灵成长，它比音乐考级重要



我的

音乐

札记



肖复兴 / 著

我的 音乐 札记



 广东省出版集团

全国优秀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音乐札记 / 肖复兴著. —广州: 广东教育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406-8365-8

I. ①我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古典音乐—音乐史—世界—少年读物 IV. ①J609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56351号

责任编辑: 邱 方

责任技编: 杨启承

装帧设计: 陈宇丹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-15楼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网址: <http://www.gj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(广州市员村五横路大坦工业区3号楼)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3.5印张 270 000字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06-8365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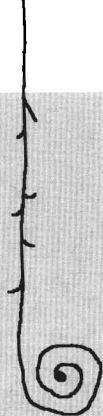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2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-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: 020-87621848



肖 复 兴

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，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10年。曾任《小说选刊》副总编、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。《那片绿绿的爬山虎》等作品被选入大、中、小学语文课本以及新加坡等国的汉语教材。近著有《肖复兴散文100篇》、《肖复兴新散文画作》两卷、《肖复兴音乐文集》三卷等。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、上海优秀文学奖，冰心散文奖，老舍散文奖多种，并获得首届“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”称号。



自序

由于喜爱音乐，读过几本国内外作者撰写的音乐史。当时便想，怎么没有一本专门写给孩子读的简明音乐史呢？

内容不要太复杂，写得通俗易懂，但又不要太简单，只剩下了一点故事；最好能够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音乐家的成长轨迹多少有些涉及，同时还能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，对他们的音乐作品有个简明扼要的介绍，从而粗线条地勾勒出适合孩子阅读的一部音乐史的大致轮廓。

后来，想想，这样的要求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如今，谁愿意费心费劲做这样费力难讨好的事情？

谁想到，这个活儿，我自不量力地揽了下来。写的时候，还没觉得什么，写完之后，觉得自己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毕竟不是专业人士，只是一个爱乐者，竟可以在这里大言不惭地给孩子布道吗？

权且当作抛砖引玉吧，这样的活儿，总该有人去干，特别需要更专业的人去干，肯定会比我干得好。那么，这本小书，就算尽力了，可以抛掷一旁了。

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做到上述那几点，却知道那只是希望

而已。我从音乐家出发，也许这样孩子好读一些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帕莱斯特里那，到古典主义时期的巴赫、亨德尔，到浪漫主义时期的莫扎特、贝多芬，一直延续到浪漫主义的尾声，到20世纪50年代新大陆的美国音乐。最后，附录一则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，讲的是关于古典音乐和摇滚音乐发展青春期的相互关照和对应，除古典音乐之外，增加一点摇滚音乐的内容，也许，孩子会喜欢。

如此绵延了四百余年的历史，涌现出那么多灿如星辰的伟大音乐家，和那么多美好如饴的各种音乐作品，明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无法胜任钩沉出这样漫长岁月里的音乐年轮，充其量，只是我自己的一本听乐札记，却还是心存希望能够给孩子带来一点哪怕是粗浅的参考，哪怕是入门的兴趣。如果读完这本小书，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热爱音乐，让美好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考级或升学加分，而成为滋养心灵的一种生活内容和方式，那么，这本小书就已经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。

我始终认为一切艺术都向往音乐的境界，所有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。

在一个越发物化的社会里，人们的需求越发变得实际、实用和实惠（我称之为“三实”主义）。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惯性生活之中，唯有艺术能够与这样的生活拉开距离；而在艺术中只有音乐最不带功利色彩，而以它最为纯正的浪漫主义和我们的心灵相通相融。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得以放松和喘息以及心上的平衡，我们可以和我们以往的任何回忆相逢，和我们向往的任何情感相拥。可以说，只有音乐，能够把我们涌动在心里想

说又说说不出的话语最微妙地表达出来，只有音乐，能够让我们漂泊无根的心灵有所依托。

唐纳德·杰·格劳特和克劳德·帕利斯卡，在他们合著的《西方音乐史》中曾经说：“如果说遥远和无边无际就是浪漫主义，那么音乐就是最浪漫主义的一门艺术了。音乐的材料——有组织的音响和节奏——几乎完全超脱具体的物质世界，正因为如此超尘脱俗，音乐最适于提示印象、思想和感情的涌流，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艺术的正规领域。”

音乐所具有的这种纯正的浪漫主义，恰恰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，是可以把我们已经被实际、实用、实惠的“三实”主义磨钝锈蚀的心重新浸泡得湿润一些，稍稍恢复一点弹性。可以说，没有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不喜欢音乐的，稍微懂得一些音乐史，多少了解一些音乐家他们的成功经历与作品，对于孩子的心灵成长，要比分数更为重要。我们现在常说的素质教育，其实就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在内的。



目

录

自序 / 001

向蒙特威尔地和巴赫致敬 / 001

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/ 005

感动亨德尔 / 008

倾听贝多芬 / 012

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 / 019

邀舞韦伯 / 024

舒伯特的吟唱 / 031

门德尔松之梦 / 035

肖邦的色彩 / 039

舒曼一生梦幻曲 / 046

幻想与音乐 / 051

李斯特的手 / 055

罗西尼风格的牛肉 / 059

金黄色的麦秸 / 062

英雄瓦格纳 / 065

尽管只有一部《卡门》 / 070

后浪漫主义时期的勃拉姆斯 / 077

肃穆宁静的布鲁克纳 / 084

马勒扎我们的脸有点疼 / 090

梦幻中的蓝色 / 094

俄罗斯气息 / 099

伏尔塔瓦河上的斯美塔那 / 111

走近德沃夏克 / 115

格里格三章 / 121

西贝柳斯的声音 / 130

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 / 137

巴托克的启示 / 143

月光下的勋伯格 / 150

走近理查·施特劳斯 / 154

面对欣德米特 / 161

忧郁的戴留斯 / 166

威廉斯：从家开始 / 172

科普兰印象 / 177

附录：

音乐在时间中流淌

—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/ 183

向蒙特威尔地和巴赫致敬



音乐的起源，一定是人声早于乐器，因为在劳动创造了人类之后，人类在与自然抗衡与交融的时候发出的内心的呼声，首先演变成了歌声。这样的歌声甚至早于语言，那是人类对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呼喊。

后来，人类诞生了宗教，音乐弥漫在宗教之中，宗教音乐的鼻祖——格里高利圣咏，统治了中世纪以来那样漫长的好几个世纪，一直也都是人声凌驾于器乐之上。因此，器乐独立于声乐，从声乐中分离出来，和声乐平起平坐，无论在音乐历史上，还是人类历史上的意义，在我看来无异于猴子直立行走，走出了森林，走进一片新天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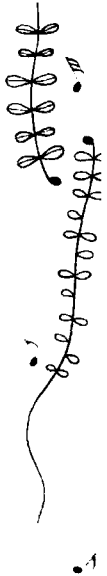
器乐独立于声乐，是一种必然要到来的革命。革命的原因，一个是世俗因素不断扩大，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声乐是一种宗教形式，宗教因素越来越少，世俗因素越来越多，肯定唱歌越来越少，器乐越来越多。

另外一个原因，就在于民主的力量加大。房龙在谈这一段

历史的时候，说的一段话非常经典：“音乐比起绘画是更民主的艺术，等到各种完美的乐器都可以加入进来，当各种乐器合成一种变幻无穷的管弦乐的时候，音乐就获得全面的胜利。从基督教新教教堂逃亡出来的绘画，遁入了私人住宅，或藏于博物馆，但音乐却在每一个国家的大街小巷里昂首阔步，征服了世界。”

房龙的这些话，生动地解释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发展变化的革命意义。同样是民主的进程，同样是世俗化的进程，伦勃朗的绘画，达·芬奇的绘画，被个人收藏了，或者藏在博物馆里，因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。但是，如今你可以在兜里藏着任何一个音乐家的唱盘，包括最伟大的音乐家的音乐，走到哪里听到哪里。音乐就是这样体现了世俗的、民主的力量，因此可以说器乐的出现体现的这两点意义是不可小看的。所以，它确实是一场革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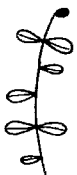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蒙特威尔地（Claudio Monteverdi, 1567—1643）时代，蒙特威尔地对器乐就一直耿耿于怀，对它怀有变革之心。蒙特威尔地这一辈子在创作歌剧的同时，内心潜藏着很大的梦想，就是器乐。当时音乐是以人声为主，所有的乐器是声乐的附庸，伴奏很简单，只有四五种，大概很像我们中国京戏里的老三样：京胡、月琴、板鼓。而蒙特威尔地的歌剧《奥菲欧》一下子在台上用了四十多种乐器，这在以后贝多芬交响乐时代都少见。这当然跟蒙特威尔地内心的梦想是密切关联的，跟他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也密切关联。



蒙特威尔地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叫做克里莫纳，别看地方小得不起眼，但这个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管弦乐器制造之乡。我们现在运用得很多管弦乐器最早都是在那里造出来的。比如说，现在的小提琴，据说就是16世纪初期一位叫做安德丽亚·阿玛蒂（Andrea Amati, 约1510—1612）创造出来的，这个人跟蒙特威尔地是老乡。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把小提琴之后，他的名字蜚声整个欧洲。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一次就从他那里订购了38把小提琴（现在还保存4把）。阿玛蒂家族制造的小提琴成为克雷莫纳的传统和品牌，至今还有他们的后代干着同样的活。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长大的蒙特威尔地，对乐器尤其是弦乐的认识肯定与众不同。是他第一次运用管弦乐队为歌剧伴奏，是他创立了“旋律”这个概念，丰富了器乐的编制和作用，认为是表达人类情感最直接的方式。日后器乐的发展，一直发展成为同声乐并驾齐驱的如独奏曲、协奏曲乃至交响曲一种新的音乐形式，无疑，是蒙特威尔地奠定了基础。

另外，蒙特威尔地一直是乐队里的中提琴手。所以他对音乐的理解，肯定跟他前辈帕莱斯特里那（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, 1525—1594）是不同的，因为后者是教堂唱诗班里唱歌出身。对于乐器的理解和感情，蒙特威尔地和他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蒙特威尔地一直都怀有器乐的梦想，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制约，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。

这个梦，是巴赫（Johann Sebastian Bach, 1685—1750）帮



他完成了。可以说，在历史上巴赫是第一个让器乐和声乐并驾齐驱的音乐家。原来的器乐是声乐的附庸，现在的器乐独立成章，意义很重大。

巴赫跟蒙特威尔地一样，一生对器乐有着特别的钟爱，他自己发明过一种叫做五弦中提琴的乐器；也是他，第一次把管风琴独立出来，单独为管风琴编写了很多的独奏曲，巴赫本身就是管风琴演奏大师，人们称赞管风琴就是巴赫的乐队，他把乐器潜在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的钢琴曲，他的单簧管、双簧管，他的大提琴无伴奏，都非常值得一听。尤其是双簧管协奏曲一共是三首，都不长，非常好听。后来在莫扎特时代，莫扎特曾经做过一首单簧管协奏曲，是莫扎特最著名的一首，现在一演奏单簧管协奏曲，肯定就演奏这首，我想他肯定是受了巴赫的影响，进一步发挥了巴赫单簧管的特长。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六首，也是非常好听，到现在常演不衰。其中演奏得最好的就是苏联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，可能是他年龄比较大，经历的沧桑多一些吧，对巴赫作品的理解有很多独到之处。

无论现在我们听什么样的乐器演奏什么样的音乐，都不应该忘记了蒙特威尔地和巴赫这两个人。没有他们最初的努力，也许乐器还要深埋在声乐的汪洋大海之中，美妙的器乐演奏也许还要不知晚上多少时间。

不应该向蒙特威尔地和巴赫致敬吗？

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



我一直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，音乐靠的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启示，冥冥中神的一种启示。当然，我指的是古典的音乐，古典classic一词，最早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语classicus的意思，就包含着和谐、高雅、典范、持久的意义。而能保证这些意义存在而不退色的，人为的力量是达不到的，只能求助于神。

音乐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充满神秘感的。心灵和神，是音乐飞翔的两翼。

罗曼·罗兰说：“个人的感受，内心的体验，除了心灵和音乐之外再不需要什么。”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：“音乐是心灵的算数练习，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己的不知。”我想说的都是这个道理，或是神作用于心灵，或是心灵参谒于神，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诞生。而且，我坚信别的艺术可以后天培养，大器晚成；音乐只能从童年时起步，错过童年，音乐便不会再次降临驻足。因为只有童年的心灵最纯洁而未受到污染，便也最易于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。成年人的心，已经板结成水

泥地板，神的雨露便难以渗透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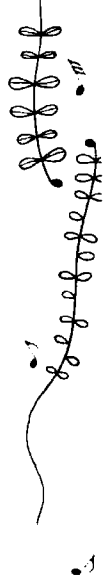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的巴赫（Johann Sebastian Bach，1665—1750），便是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，否则他日后就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音乐家，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在音乐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，但在巴赫的传记中，确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。童年的巴赫，家境贫寒，但他酷爱音乐。只要汉堡有音乐会，他必定参加，虽身无分文，步行也要去。他的家距离汉堡有30公里，往返60公里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为听一场音乐会，来回走这样长的路，实在是够累的了。

一次，在汉堡听完音乐会，他还想继续听明天下一场的音乐会，可是他没有一文钱，心里非常的懊恼，只好无奈地踏上归途，30公里的路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。走到半路，天就黑了下来，他又没钱住店，连饿带困，只好小猫一样蜷缩在一家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，挨过这一个没有音乐的寂寞之夜。

沉沉睡到夜半时分，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身旁，竟撩拨得他突然醒来。就在他刚刚醒来的一刹那，头顶上的窗子“砰”的一声忽然打开，紧接着从窗口落下一包东西，正落在他的身旁。他打开包一看，是一个喷香的鲱鱼头，鱼头里还藏着钱！是谁赐予了他今晚的晚餐？又是谁给予了他能够返回汉堡听音乐会的费用呢？

童年的巴赫感到莫名的兴奋，也感到格外的奇怪，他抬起头望望窗子，窗子已经关上了，只有头顶的夜空一天繁星怒放。他认为这肯定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，他立刻跪在草地上，



对着漠漠的夜空，向上帝祷告膜拜。

音乐史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，大概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，不足为凭。但我却是宁愿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。即使是传说，也表明着巴赫和人们对于神灵与音乐相通的感情与向往。

我不知道那扇神秘的窗子里住的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给巴赫以默默的帮助？巴赫那时还只是出师无名的孩子呀！莫非他或她或他们早已猜到巴赫将来的命运？那么为什么只给巴赫一个可怜的鲱鱼头？为什么不给巴赫更丰盛一点的晚餐？或者干脆把巴赫请进屋来，给他一盏更加温暖的灯火？……

我猜不出来。但我想如果那样的话，也就没有了神秘的感觉，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巴赫。

对于孩子，对于艺术，是需要一些神秘的感觉的。过于实际和实在了，世俗的气味浓厚了，不仅会磨蚀掉孩子的想象力，更会绣蚀掉孩子天籁般的心灵。与世俗近了，与艺术就远了。

幸亏那扇窗子没有再打开。

那一晚，巴赫又返回汉堡，第二天继续听他的音乐会。应该说在这之前，巴赫就已经迷恋上了音乐，但我以为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，巴赫才真正走进了音乐。

再听巴赫的音乐，比如短的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、长的《马太受难曲》，我总能听到那种巴赫独特的庄严、典雅、深邃，巴赫自己的那种内省、含蓄、柔美。我总好像看到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，和漫天的星光灿烂。

当然，还能依稀闻到那鲱鱼头的香味。

